



莲蓬小记

□王治刚

夏日，池塘边，树荫下。几个孩子光着脚丫，趴在石滩上剥莲蓬。青碧的莲蓬刚摘下来，先在手上把玩一番，终是耐不住莲子的诱惑，用指甲一掐，莲子滚动而出。它们身上裹着一层膜，嫩绿色的。剥开，塞进嘴里，清甜里微微泛苦，却叫人停不下手。此情此景，让人想起了辛弃疾的诗句“最喜小儿亡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来。此际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，莲子就是他们的最爱。

莲蓬，初生时昂首挺胸，像个骄傲的小酒杯，盛着露水，也盛着阳光。待到莲蓬饱满，手指轻叩，闷闷地响，像是藏着什么秘密。剥开来看，莲子挤挤挨挨，像一窝熟睡的婴孩。新鲜的莲子脆嫩，咬下去，甜中带涩。暑天里，吃上几颗，去热解馋。

再过些时日，莲子老了，味儿就不同了，莲芯儿比此前似乎更苦了些。金圣叹临刑前，自作自对一联：“莲子心中苦，梨儿腹内酸。”他一生狂放，死前所作这副对联中的“莲子心中”之物即为莲芯，他以“莲子”谐音“怜子”，“梨儿”谐音“离儿”，何其悲壮！莲芯的苦味儿，也印在人们心中。

莲子的苦是藏着的，初尝并不觉得，待甜味散了，苦味才慢慢泛上来，在舌尖盘桓不去。这苦味不烈，却固执，像极了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。

老莲蓬最耐看。秋深时，莲叶枯黄，莲蓬低垂，由青转褐，莲子早已落尽，只剩空壳，蜂窝一般。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像是还在念叨夏日的热闹。母亲从前总爱捡几个老莲蓬，插在玻璃罐里，摆在案头。我问她为何不扔，她只说：“留着好看。”如今想来，大约是因为莲蓬即使枯了，筋骨犹在。

莲子还能入药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说它“甘平无毒”，可安神，可健脾。但莲芯却是苦的，能清心火。小时候发烧，母亲熬莲子粥，故意留下几颗莲芯，我嫌苦，她只说：“苦才好。”后来才懂，人生许多事，甜时不必太喜，苦时也不必太惧。

如今市面上的莲子，大多去了芯，甜得单薄。偶尔在江南水乡见到卖莲蓬的老人，总爱买几枝，不为吃，只为捏在手里把玩。剥着剥着，忽然想起小时候溪边的那个下午，阳光透过树叶，斑斑点点地落在水面上，莲蓬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，飘得很远。

莲的一生，从淤泥里挣出来，开花，结子，最后又落回泥里。莲蓬便是它留给世间的最后一点念想，藏着清甜，也藏着清苦，像极了我们这些寻常人的日子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)

草房子 瓦房子

□向军

几十年来，同一个梦总缠着我。梦里，风刮得很紧，老家的房子晃啊晃，最后轰隆一声倒塌了。醒来，后背一片汗湿，心怦怦跳得厉害……这梦是小时候落下的根，在老家那座石墙房子里——它给我的不只是怕，还有么舅替我挡过的风雨。

我家的石墙房子，跟寨子上随处可见的吊脚楼不一样。吊脚楼是木柱子撑着，木楼板走上咯吱作响，我家的是石头砌的墙壁，摸上去有些冰凉。那是父母刚成家时，从爷爷奶奶的吊脚楼分家出来新盖的居所，两大间隔成四个小间：堂屋摆着八仙桌，过年过节来客就围着桌子吃饭；厨房垒着土灶，早晚烟熏火燎；另外两间是卧室，堂屋和厨房中间隔了道矮墙，不足一丈高，做饭时能挡油烟。卧室上头还有层楼，铺的是枫木板，刚铺时平整，过了阵子就翘起来，这边鼓一块，那边凹一块。后来要存稻谷、包谷，只好把翘得厉害的板子拆了，铺上一层晒席找平，踩上去软乎乎的。

刚搬进新房子那年，我才六七岁。新房子墙面刷得洁白，太阳一照，晃眼，屋里也亮堂。从远处看，别家的黑瓦房子挤在一块儿，就我家的白墙房子最抢眼。

可好日子没撑过半年，家里突遭变故。我家堂屋和厨房的檩子、椽子以及青瓦被强拆。隔天下大雨，白墙面被雨水泡得污痕斑斑，墙皮不时往下掉，裂缝越撑越大，仿佛随时都会轰然倒塌。

雨刚停，么舅就来了。没等母亲开口，么舅就找了把斧子，往寨子后面的山林走——那片林子是我家的自留山，长着不少枫树。

过了几天，么舅带来几个亲戚，把拆了的地方重新架上檩子、椽子。只是青瓦没了，换成了稻草，因为数量不够，铺了薄薄一层。这草顶能挡太阳，可一到雨天就漏，滴滴答答的水往灶台、锅里、碗里掉，母亲只得拿木桶、盆子接着。晴天更糟，稻草发了霉，黑一块黄一块，虫子往下掉。

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的。梦里总觉得嘴里进了虫子，恶心得想吐。又或是蜈蚣追着我跑，我怎么躲都躲不开。风雨交加的时候，房子先是摇摇欲坠，最后倒向我，将我压在下面，让我呼吸困难……

两年后的一个早上，么舅又来了，还请了人从山下的公路边挑来新瓦。

公路离我家有三里路，么舅带头挑完瓦，肩膀都磨破了皮。但他没歇着，自己爬上屋顶，把烂稻草撤了，一片一片盖青瓦。盖完后他站在屋顶说：“以后下雨就不怕了。”

从此，屋顶再也不掉虫子了，可么舅也没再来过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成家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要挣钱养家，没空来我们家。再后来听说，他做买卖被人骗了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么舅是外婆最小的儿子，上面还有三个舅舅。他跟大舅和二舅一样，读书厉害，小时候是班里的尖子。可那时候外公被打成“臭老九”，么舅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，跟着生产队挣工分。等外公平反，他早过了上学的年纪，只能干力气活。

生产队修堰塘那年，么舅才14岁，刚跟外婆从大家庭分出来，住的厢房又窄又挤。队里看他识点字，让他当施工小组长。排哑炮是最危险的活儿，作为小组长，他总抢在前面。有一次他刚凑近，炮突然炸了！他被石块和泥土掀起一丈多高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大家都以为他不行了。可他昏死了半天，居然睁开眼睛爬起来了。但是，他的脸和脖子上嵌入了很多泥沙，后来落了疤痕，看着有点吓人。

么舅从没抱怨过，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。他当过泥水工，在脚手架上晒得黝黑，手里的泥刀熟练得像耍魔术。他押过车、采过萤石矿，也开过小茶馆。只要能挣钱，再苦再累他都愿意干。有阵子他挣了些钱，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老板，可他心软，见不得别人困难。邻居家孩子交不起学费，他给。亲戚家人生病要救命钱，他也给，有时候连自己的本钱都掏出去了。所以他总在奔波，日子从没安稳过。

现在，我每每想起老家的房子，就会想起么舅。想他爬屋顶盖瓦时的样子，汗湿的衣服贴在背上；想他蹲下来拍我肩膀时，糙手的温度；想他说“小男子汉，把眼泪揩了”时的语气。那座石墙房子早拆了，可么舅盖的草顶、瓦顶，在我心里成了永久性建筑，不管遇到啥难事儿，一想起他，就觉得不怕了。

么舅没读多少书，也没说过啥大道理，可他教会我啥是扛事，啥是疼人。这份情，我这辈子都记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)

胶鞋抹包谷

□信鸽

每当看见农家院坝黄亮亮的包谷躺着晒日光浴，总会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用胶鞋“抹”包谷的场景，既有趣又好玩。

暑假一到，外婆家堂屋总会堆满等着脱粒的包谷，那是外婆用背篋从寨子坡上背下来的。外婆说：“粮食先脱粒，仓里才装得下。”

包谷脱粒的办法可多了，小屁孩们用手指拇一粒粒抠，包谷便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具；大人则会借助工具，要么用火钳夹从顶端推一列口子，再用虎口“抹”，所以大人手上总有厚厚的茧子。还有一个简单办法，就是用胶鞋抹，效率还高。

我亲眼见过外婆用胶鞋“抹”包谷的场景。外婆从门后拎出一双废旧胶鞋，坐在长条凳边沿，鞋底齿棱朝天，像把倒插的锯。包谷棒子斜压上去，左手按住包谷头，右手扶住包谷尾，上下一拉，哗啦啦，金雨四溅，包谷粒便掉落一地，声音比骤雨敲瓦还脆。我、表姐和表妹三个小脑袋同时凑过去，眼睛鼓得大大的。

虽然用了胶鞋工具，外婆手上的茧子依旧厚得像晒裂的松皮。“庄稼人靠茧记账，谁也别想偷懒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比赛喽，比赛喽，一筐一颗糖！看谁麻得快、麻得多。”表姐抢到一只齿印最深的胶鞋，得意地挑眉，暗示外婆手中

的糖应该就是归属她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我只拿到一只半残的胶鞋，黯然失落，心想这下没糖吃了。表妹来得慢，抱着一只几乎快秃的鞋子，嘴一撇就要哭出声。外婆揉揉她的马尾辫说：“乖孙女，别哭，别哭，慢工也出活，给你留两颗。”

鞋底翻飞，包谷粒越堆越高，赤脚踩进去，温热的包谷粒从趾缝溢出，像在给脚底做按摩，痒痒的。表妹玩心大，抹着抹着就和包谷粒玩起来了，她将包谷粒塞在脚丫间，弹起了钢琴，哆、瑞、咪、发、嗦……偶尔一条包谷虫爬上脚背，她不仅不怕，还伸手把虫子拎起来，叫人头皮发麻。

不知不觉，夜已深，包谷粒全部归仓。外婆把胶鞋收好，齿棱间还嵌着再也抠不掉的干浆。灯光把外婆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一把钝掉的锯，依旧倔强地张着齿。

如今，脱粒机器代替了原始手工操作，包谷脱粒效率提高了，胶鞋也搁置了，可每当我看见晾晒的包谷或剥开的一颗糖，耳边似乎总会响起当年外婆的喊声：“比赛喽！”于是，齿棱与包谷碰撞的沙声，又在记忆深处响了起来。胶鞋齿棱间嵌着的，不是干浆，是时间写给土地的一封信，字迹模糊，却沉甸甸的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稻草人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秋收过后，稻田比天空还空
站在田埂的稻草人
正如我无所事事的过往

无稻可守，无处可归
存在的价值仅剩存在
而风越来越猛
衣衫掉落，身体只剩下骨头

在大雪来临之前
我为稻草人披上大衣
并赶走了讥笑它的一群麻雀

望子石

时间停下，空气停下
我们的脚步停下

在四川通江县长坪镇
一块饱含盐分的石头
让我们低下了头

等候一个未归的足音
望几千年，望几千年，望儿成石
此刻
正望着我们

我们不敢正眼相对
我们都慌慌张张地
拨通了父母的电话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老爹的秋收

□黎强

老爹的秋收，啥都忙着
搭斗和风车累得起劲儿
扞担箩筐嘿哟嘿哟挑起来
金黄的稻谷就堆满了晒场

坡上坡下的南瓜和红薯
捧着包谷香高粱甜的味道
一起涌进老屋的坝子上
老爹摸摸它们，像在摆家常话

青豆花生在簸箕里饱满起来
让老爹想起下酒时的惬意
还有老石磨慢慢磨出的豆花酢面
是一家人入秋后最惦记的欢喜

闲不住的老爹吧嗒着老旱烟
又转身去到屋后的枣树林
挥一根长长的竹竿
把成熟的枣打得噼里啪啦的

末了，老爹看看锄头镰刀
起茧的手在犁铧上轻轻拍着
在老牛的圈舍，似乎想起什么
眼里湿漉漉的，只是没说一句话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